

曝書亭全集

冊九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六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儻舍坐客無貲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爲吾移不爲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儻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饁爨不繼而君充然自得時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

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子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窮自憫而吟詠自適其詩無鏤肝鉅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煥子千眈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

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爲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子于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爲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挈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獨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麤厲軟熟之習可謂煥羣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屩而北衆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爲工

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爲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尙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尙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

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卽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  
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昭字周卜  
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爲王謝崔盧之子姓酒  
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慚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  
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爲言志  
之助自四聲旣畫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  
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  
而所尙者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  
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  
城許廷慎非之以爲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  
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

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爲詩不專師一家用己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楊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涵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道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彙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卮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關同學文字爲人所憎晉賢特虛己下之不以爲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遠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二子旣逝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選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衷爲一



十八卷題曰存橐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欵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己詩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裒而爲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旣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嗽荔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嗽荔支必曰諾及沂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弭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

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沖祐之宮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笏然雲霞之明晦水木之參覃觀乎此勝絕矣旣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恆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峯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噉荔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癭腫魁瑰勾曲

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奔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恆資以爲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雖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溷咸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歛再徙而菴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闕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覩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黃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濬滓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筦編竹以爲篋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

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尙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于詩集序

邶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歎之遂爲千古說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尙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麤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硯而下者肆跛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窄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感其褒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割跡恆以吟詠自娛多師以爲師能反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

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予家吳中四姓之一  
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  
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傅爲長洲何氏贅壻遺宅近臨頓里  
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  
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  
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產得附甫里  
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恆言尼父刪詩不錄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錄南有  
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  
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  
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  
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

尙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誠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黃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旣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末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柁之匪易矣書以爲序

汪司城詩序

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旣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隲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

司指揮塵沙之蓬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栗果之惡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詠愈多既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吳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元之窳奧直欲造唐人之堂而躋其蔽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爲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怍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撫韓杜韻語以爲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秦川出其吟藁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荅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叩盆拊瓠相和

而歌自以爲樂蒙取以喻其舛陋云爾魚師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堯民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墳焉而已大者謂之蹠外無聞焉若夫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翮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怵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適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爲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缶髻墜薛暴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鷺翮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  
涇陽李念茲岷岷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邵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  
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  
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  
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子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來  
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邵陽王  
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  
冥搜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  
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未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  
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  
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于周者乎降而秦風于車鄰侈車馬侍御之  
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  
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爲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

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絲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晝簾多暇有橋有池娑拖以詠跣跣而書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峯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戛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俟其代興矣夫

棟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羣賢之論若衲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通政司使棟亭曹公吟囊體必生澀

語必斬新蓋欲抉破藩籬直開古人窾奧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公于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爲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蒟騏驥隸郭椒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旣熟下而縱送劇驂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和鴛鴦湖權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旣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覩予于甲寅之歲倚撫遺聞作鴛鴦湖權歌百首示同里諸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予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韻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僚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旣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鋟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橡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狸以爲步龍首蛇交以爲福雖爲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措三而挾一支左而詘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蓬之矢決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錚絲三邸漆三蚪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刃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乎吾家橡村第善

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穀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橡村貽書索予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爲喻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于楚則荆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各位顯悔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圖五姓各有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爲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轡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溫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槩矧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邵陽王君

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埃之後世已爲羣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爲望焉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

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朝 召試體仁

閣下

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越二年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拜

命之日屏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爲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篋

而已盜劫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明年正月天子召入南書房 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事吏議當落職

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僦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同好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 禁近賦命誠非薄矣卒齟齬于時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爲顧仍爲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主人所爲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月在終病丁巳拙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

...

...

...

...

...

...

...

...

...

...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序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二百里而近車徒之聲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衮衮不倦至爲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

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齟至于廬摩鑿  
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峭炙諸牆以砥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砥其  
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  
詞殆類是與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  
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駸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  
倫噫盛矣其年與予別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  
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  
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三人者坎坷略相似也方予與其年定  
交日子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  
予所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  
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

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餬口四方多與箏人酒徒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爲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栖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黑蝶齋詞一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惟中興絕妙詞選所錄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爲之日久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

未有不好之者序其端竊自喜屬和之有人并以見予賞音之獨早也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紫雲之峯白鶴之洞澤有荆陽罨畫百瀆之水茶檣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旒之器走他縣自昔遠鷺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咏性情者與彝尊家長水四望無山溫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磧遇歲旱輒不登比年客白下思入茅山爲道士著書以老願未果翻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蓋有夢寐不能釋者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別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聞陽羨有賓朋

之娛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酬和答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焉可信也京少歸爲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可望沿溪舟可挈游可以亭憩可以閣茶有銚而羹有勺三絃之箏雙髻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其許我乎河冰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爲已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旣分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溼寒熱之宜采營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爲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

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僉事分巡贛南道構甃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之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粵三楚七閩之隘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內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爲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旣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錄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雄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

章詩人之宗涪翁也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  
助予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  
爲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  
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往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予同  
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  
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藁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  
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當有以山抹微雲女壻見目者然  
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  
多也

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  
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  
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

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  
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  
蓋寡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爛而戶習顧漸江以東鮮好之  
者會稽孟彥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闕其好之也篤  
其爲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爲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  
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窳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矣而不戾  
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彥林歸矣爲之  
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魚計莊詞序

曩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  
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龔蘅圃  
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  
年以來其年容若晏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



者之專且勤矣休寧戴生錡僑居長水從予游其爲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也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水村琴趣序

凝土以爲器有虞氏尙之矣至周而陶旅有工曰甗曰甗曰鬲曰庾曰簋中縣中膊辨及髻墾薛暴之微宜其廢鼎鼎以利其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行焉刊石以爲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有鼓至漢而鴻都有經宜其推石而鑄之木然必俟張參書壁之後又久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饒歌郊祀之章其體尙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卽變爲詞殆時未至焉旣而萌于唐

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爲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予說頻與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旣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爲字元趙子昂氏嘗爲錢處士以水墨寫爲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爲嶺表之游豆蔻之花枕椰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雞白鷗孔翠之鳥蝴蝶之繭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予耄矣君歸尙思歌以侑酒

羣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籥譜矣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曩留京師輯詞鵠一書業開雕撮行既而悔之告于子曰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

緩急過度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謠銖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敘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羣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錄雅詞銅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既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并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觀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梁焉是爲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

天子東巡告成功于

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

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爲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爲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寶鬲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 禁闈久親見

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鋹不庭授方略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弧戢天戈疆宇悉定辰旂星罕有事 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 天章答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濂而馬瘖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勒日夜隨侍 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

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忤矣

劉氏族譜序

姓以別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項伯爲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爲獨多斯緣附者日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而北魏凌江將軍之後由襄平徙河南者不與焉譜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幾若晏若輿若沆若復禮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往牒尊之爲祖源遠則支易焚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于所不可知者強附而親之惑已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大保秉忠之後至正末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予世襲其子通以軍功進指揮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三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衛惜木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

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夫見者莫不嘉歎蓋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誠約斯子孫可守某之爲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呂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氏族譜一冊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略備其遠裔請借錄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尙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爲監察御史死建文之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尙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篋若笈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

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萬曆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尙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大公之孫澣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爲纂輯成書而屬予爲序憶予八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尙健步里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槨今所傳葦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實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曰嘉興同榜九人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爲婚姻而我士又予友壻也方予避兵練浦我士實與予共學其爲人愿而謹不苟訾笑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奠繫世族墳墓別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沒其名俾覽者忠厚悱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爲法于鄉黨比于宋聞



人氏也已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桂也吞  
炁映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惡變易宜其若  
棼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攷也家有譜系  
婚姻者有別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爲同宗而亡國之裔詭  
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  
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  
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爲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  
往往舍己趨附去魚而爲鄭去胡而爲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之族  
有三其一出縉雲氏而悉雲宥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  
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菟灣累世譜系可攷裔孫生員  
某集以爲譜致書萬里請爲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

一珍做宋版印  
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己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攷据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興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二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別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而非夸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羣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爲

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言詩者稱三李焉旣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別于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

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  
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古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  
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  
然故不善者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  
安本俗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產  
是營其于睦族之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乖其分至  
相凌相詬儕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天下之俗固非一  
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  
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毋挾富而轢其貧毋先疏而後其  
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  
義矣若李氏之譜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取則者歟

商丘宋氏家乘序

夾漈鄭樵志氏族以國爲氏者二百二十有二宋之先殷王元子各

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本陶唐火正闕伯之壤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邃古之三墳尙存服先疇守梧捲至今猶保闕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王謝袁蕭吳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裴柳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家傳或撰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別親疎族墳墓序婚姻一書成而衆善備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留牘

天子嘉公清德倚毗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無事恆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挖風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撰家乘若干卷子受而觀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

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才日盛  
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  
公族之蕃衍何福不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  
丘斯其爲微子世家百世不遷之宗也夫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焉有南祖焉居吳洞庭之西山者背縹緲之峯  
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牆屋相望自元泰定間  
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爲  
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嘗熟或徙沔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  
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家譜陳尙書山爲作序其後諸生諒欲  
重緝之未果也上舍惇復從予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予渡太  
湖登用頭于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緣之偕  
行者歎殊絕旣而檣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或

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罔利者無有也垂白之  
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子足不踰門樞其  
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羣從布衣紉履見客恂恂然  
處士三級出其所撰族譜有要有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  
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之至矣予家距洞庭祇百有餘里風便一  
日可達顧年逾七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人皆  
懷其故土然游人過此未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予覽觀四方習俗  
之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卽寄  
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禴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爲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劫有糠稂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爲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

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  
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  
講幄侍從受知

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  
清而不爲靳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爲政  
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  
必謝刑平其寃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  
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麤者若先生之學  
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江南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

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  
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



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  
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  
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虢文公  
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蹶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  
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  
以永今夕當其未去思繫維其駒食以苗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  
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若是其  
纏綿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  
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  
未衰

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匪止效  
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爲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爲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既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賚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重若是然則使絕域者得與可爲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 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俞命既下君詰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 御書于

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

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風宣王執內俱將文公

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

其于西夏高麗交趾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  
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  
之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爲一其所以分合之故  
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  
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  
所有事歟于其別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言曰  
君之選兮彤庭鶴斯立兮鸞斯停迺上言兮七事  
帝心用嘉兮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臥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旛兮東郊八騶兮道左搖  
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兮娛親截江流兮踰浙誕登臚  
兮闔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兮可經旁睨兮三老指一髮兮彭湖島  
島之樹兮青青鳥丫帥兮紛來迎小大兮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  
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兮天妃媵蛟蝶兮黃衣微颺兮七日景南至兮送君歸數歸年兮甲子春載陽兮來止

帝益眷兮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為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為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恆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予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為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予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

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卽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黃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遙道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吳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吳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行而予爲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別縣爲六曰望曰赤曰緊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

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恆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爲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權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爲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娛而無凍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菀邪今

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爲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爲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華亭沈韶山陰

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青首  
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真其老也干戈漂泊至  
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  
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爲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  
車之程濼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何限而  
顧子獨肯貌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  
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會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  
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  
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  
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吾嘗誦黃魯直  
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

壽亦百年爲之者不期同時足爲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穎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蚶蛉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爲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置叟筆百餘自隨恆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爲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爲筆所役不勝孱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爲北歸喜事又



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善  
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  
訕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  
乎己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  
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  
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詣  
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  
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  
至者恆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  
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  
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歛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觀其貌粹然可親

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爲小詩詳雅而中律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勦說以爲文者思力反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毀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時卽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卽阼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搃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旣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

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寃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迨忠賢雖僂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臘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脔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資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玉潛而外如王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禎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遯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頎則世有隱德尤所難已甲申而後越中隱君子僂指難數最

高者二人余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  
熱官就見之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  
君爲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  
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戴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堂階艸不  
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穆穆然尙存主人前  
揖年未艾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草彙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  
得見矣當天啓中逆奄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安黃公被逮念臺先  
生送之行臨別訂婚姻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旣而劉君得子是  
爲惕菴高士黃徵君太冲得女爲高士之配黃孺人高士繼前人之  
志絕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攷次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  
記廢大戴記不錄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說折衷歸于至  
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得傳晚又作吾  
屯子微言內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是高士年七十矣予交

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藪香力學有文行因延以誨穉孫恆述過  
庭時家誠藪香雖貧乎能盡潔白之養辛巳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  
南名士咸歌詩介雅而予爲之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  
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  
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柳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  
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  
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僕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  
子瑟何之工俎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  
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  
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有司異糗

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問業于予里多栗果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晷刻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恆苦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旣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楮椽存焉逢源請予爲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簠之祿兼珍之饕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娛其親者不同  
要以潔白爲尙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  
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爲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  
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以射四方十齡卽就外傳旣長  
負笈從師擔簦戴笠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  
訓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汗之而不染束修之入  
可以代耕廣譽之聞勝于儋爵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  
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平憬然而悟  
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  
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徧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  
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屆攬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懿咸

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顏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爲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祿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邇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內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爲序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祝其君賓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闕宮之頌魯亦然獨三閭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攬揆初度以示人世之讀騷者莫不識其閭史之辰焉中吳顧叟幼茹古長而摩挲古人書畫別其僞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內卿大夫士交重之延之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



陸友仁叟之甥陸生從予游每過潭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客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鉞冠切雲被明月珮寶璐食玉英要勿徇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澹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則叟之行己有焉若夫玉色晚顏精醇粹而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弧旣懸盤有生菜酒有屠酥自孫而子自甥而舅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訓之義

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媿羣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壺行者不少惟易亦然恆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爲善者不必皆福爲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冊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悅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族稱兕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憶新寡之日懷抱

綳子小兒蒿著以爲簪藜莧以爲食篝燈竈觚之上恆夜作理軒車  
唯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歲之九月  
籬菊方舒有肴有藪有黍有稌十酒十榼兩壺兩踰壽觴舉綵衣趨  
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操赤管于是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強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悅于闈于是年八十矣吾  
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臚或脍溢于庭除第十五  
弟彝政初

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垂魚繡鶻偕其婦拜于前孫曾孫外孫離孫歸  
孫拜于後閭邨戚懿莫不爲太君榮從子彝尊進曰女有四行吾叔  
母克全之女有七誠十二訓吾叔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  
孝延公徧歷濟南建南左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  
及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宮每賜食

懷歸必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居樓東廊廡數楹內治嚴肅乳媪竈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菽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佞佛比丘尼特多恆出入閨闈尤好與嫺者交結叔母獨峻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氏之跡居恆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裳盥浣必潔饕饕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第八齡教之讀書通賓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第歷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貲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慚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彝尊通籍將二十稔恆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第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

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恆存乎敬順舉凡紛華榮麗靡足以撓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年康彊善飯諸孫裙屐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輟然而進一觴矣是爲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爲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爲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對其父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內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

後移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爲酒食讌賓客下逮僉從得饜飶先是舅瞻雲公崇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主中饋兄公女妹外內無間言旣而以寡婦持門戶孱弱之軀吮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糲糲之餐衣以寬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繇哇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設悅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強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咸思獻壽濟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之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尙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嗃嗃之吉而無譁譁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爲壽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章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熟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蒞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

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尙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沿至于今科舉試題爰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覩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未有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



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尙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尙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第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  
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  
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  
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剝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  
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笥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  
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爲費氏所紊經  
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  
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爲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  
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爲  
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帝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尙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尙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尙書義各家

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鶯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紛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峯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錄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

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  
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實錄  
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錄其初  
修自建文卽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  
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  
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  
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概從  
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咸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  
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  
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  
亂其濁清實錄旣沒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  
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  
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攷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

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

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彙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偽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為小正大雅為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為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偽為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為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迺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歆歆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藎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



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閨妻中菁之言作中  
寧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  
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  
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  
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  
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  
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  
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  
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  
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  
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  
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

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讀函詩書後

吾讀函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悽悽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卽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

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尙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壁所爲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吳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尙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歛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錢氏据尙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

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温故知新者矣歟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儻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為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于喪服傳

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霗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會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卽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為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覲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廬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覲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躋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麀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尙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

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二十卷卽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子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巔軫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尙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彙成之繹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奧論跋



世傳六經奧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奧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  
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銳賈登張垣  
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岳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  
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  
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  
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  
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攷是書  
旣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  
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

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謂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尙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疊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會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蹟未有甚于帝者觀

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可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錄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吳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吳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予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宇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卽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卽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卽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錄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子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吳元年被

徵也且劉宗弼者丞直之字丞直于吳元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  
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本丁未歲逮己  
酉楊維禎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  
如是實錄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  
太傳文恪公以禮部右侍郎掌本部尙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內  
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  
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  
婉世子載堦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爲庶  
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橐籥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  
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  
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塘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

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啟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

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袞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曩見鷄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尙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于慈仁寺集牋皆羅紋  
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  
志崑山徐尙書請于 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  
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  
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祕所儲也旣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  
本詞四冊貽予則尺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攷正統中文淵閣書  
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卽是書著錄者未之詳  
爾予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書絕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  
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  
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鐸之作者百  
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贗

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祿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讎勘始而信旣而不能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

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闕沈氏哀爲一卷附于未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拋毬樂不專林鐘商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母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子嘗見宋時鈔本于京師僅存七冊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筒宋人兔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黃啓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

昭之五音集韻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來而淳祐中  
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  
程顛倒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  
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  
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  
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  
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與五言絕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  
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卽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  
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豳詩漫  
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紛紛紅紫  
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

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傅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卽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舛陋猶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兔園冊子正未可廢爾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鋟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

爲兔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  
上舍展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  
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  
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于後先是丁學  
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  
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  
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  
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  
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  
元間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於亥由  
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

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眉山蘇轍之文爲范學士作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道詆之謂決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爲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蝨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蓋自棗材既裂後遂櫟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僞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櫟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



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蝨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蘼之篆卽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切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覩銀鋌未擾時生面宜爲鶴臯主人真賞也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敘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

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攪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甄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芭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第邁後序繹其辭尙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全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載樵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

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卽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吳郡裝爲一卷所云上卽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魯營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道輩之晦澀詩

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鈿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尙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粹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讎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茲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卽爲家是已以近臣

薦備宿衛爲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錄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文字一志之曰名蹟錄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義仲善七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尚書列朝詩集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爲訓導仕于元也尚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由郭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真又多主門戶之見假令書就未必稱信史爾

衍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碑磔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

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龔琢矣吾宗衍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冊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困也衍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為一卷其餘悉合為一矣高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黑為表丹黃為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說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

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鈞考算經文字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弈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存十五卷本目錄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奧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十一若作酒醴去其漿而糟醲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

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說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咎鄜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爲角以岐爲亢以荆山爲氏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恆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蟠冢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冊繪昏旦中星爲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各有類乎絳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說昔者巫咸以黃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

宿于心胸矣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光世同師堯玉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曆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煇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尙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忝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尙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尙如手新觸也忝爲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

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贍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太平寰宇記續錦里耆舊傳跋

一卷宋陳泰祖大常勳士樂史與東坡明

子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三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 書夢華錄後

東京夢華錄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爲之序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爲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說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爲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爲之序分門十一頗爲詳整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度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爲吏部尙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麤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懽然金風亭長彝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



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  
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  
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  
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  
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  
一老人彝尊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  
年覩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  
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錄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爲之序志  
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諳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  
以三山士夫未著錄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  
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黃氏八閩通志

王氏閩大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子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觀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爲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尙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子從海鹽胡氏嘗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梁錄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梁錄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梁錄係楊禮部南峯節文止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錄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

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說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說郛皆千百而取一說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于吳下小長蘆彝尊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棫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棫舊本而增益之者棫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會改秀州為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疎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  
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泰和蕭鎡  
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  
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  
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  
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  
謨右春坊右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眉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  
編修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珣□□曹恩仁和王獻  
盧龍劉宣錢塘童緣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宗中書舍  
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氏耿裕安福彭華  
劉鈺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吳禎興化嚴淦泰和尹直  
番禺陳政順天甯珍馮定上元金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

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內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黃箴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為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為之序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邸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黃才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邾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詩云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

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己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尙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爲界大都鶴澗以南卽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柄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

笑詩載廬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冊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  
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  
曰狔曰矜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  
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  
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  
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  
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即削平滅澤霑  
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  
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  
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因以是編資其采  
擇焉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愛州黎崱景高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焉崱亦自爲之序漢自設交州日南九真三郡歷代沿革不同崱參攷史傳能詳其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一悉之蓋自內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爲諸公合辭贊美也崱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天曆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曾以志略上進詔付書局乃作安南錄一卷附入今經世大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崱輯志略後又百

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  
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  
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  
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  
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二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  
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  
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  
年八月表進并鏤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  
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  
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  
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

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諡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禍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諡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沒其實黃觀景清修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觀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圖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  
之東鑑即吾妻鏡鳥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  
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號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  
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尚多予晚得朝  
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  
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  
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侯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  
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  
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  
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鑿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

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轡又點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攷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奄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二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爲笑端予旣爲史官思別撰一書自

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恆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冊擬刪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錄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粹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騃中興館閣錄續錄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錄書目授之門弟子溧陽黃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燾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鋐武進錢名世寶應喬崇烈俟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敘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

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以來不  
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  
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  
如是而大綱麤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鞶與羊犬何別歟唐志  
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覩典籍之舊  
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敘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費而每書  
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己長不爲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  
子一言以爲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撰述六  
故實七官聯八廩祿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祕書監天台陳騏叔進所  
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錄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  
次後人次第補錄迄于咸淳者二錄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

官聯尙存以之續洪氏羣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黃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麤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鄴而吉安府志稱鄴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紊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錄者少師兵部尙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也其目不詳撰人  
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  
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  
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  
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  
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  
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  
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  
百櫃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  
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  
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攷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賚  
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  
官守視其人皆賫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

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  
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  
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  
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  
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稍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  
之惜已無足觀徒爲有識者歎惜而已

跋重編內閣書目

內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二十二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  
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  
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  
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  
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  
所儲錄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冊之書立法苟且已甚

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尙可逭哉

南京太常寺志跋

曩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權一部掇其遺爲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碩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爲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碩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尙書元飈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神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是歲毀先聖粟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誠錄也一曰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真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恍如目接先生之聲教也綏寇之本末言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